

中華民國十二年

天方性理

龍右馬福祥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天

方

性

理

龍右馬福祥署



天方性理序

先天之學何學也河未出圖洛未出書先天而天已不違矣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後天之學何學也太極既生八卦斯畫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尙饒靈焉摩之而況於人乎雖然弗輕視斯人也自先天層累而降至於人而萃其精其靈其德其性而升亦自人而造其極皆一性之自爲升降而已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而不思其所以降者一一皆天理之節文則焉知其所以升者一一皆有人性之品第乎此言性者日紛而性理之不明日甚也孔孟周程之緒言不幾歇絕於前耶西域頗無性學以空爲性而掃蕩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掃蕩中矣泰西人亦言性學以神爲性而建立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建立中矣夫掃蕩何傷並其性而寂滅之此佛之不合於聖人者也建立何傷並其性而留滯之此泰西之不合於聖人者也余之不取西學以此馬子秋田以渾金璞玉之人爲山輝川媚之詩與余交有年矣而服天方之教余訝之而屢質焉秋田曰余小子固所世習

然其學以性理爲宗特其書未詳譯耳余尤疑之及丁亥春居白下秋田自都下郵介廉劉子所譯天方經傳寄余且曰願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諦視者屢日盡然驚曰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尙書之言性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理之節文莫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後天也則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於此而劉子之心思才力固至於此哉今之人刻鵠雕蟲技止此耳劉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於至正至精而不惑於乾竺歐羅之說亦大可敬矣秋田書曰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吁以介廉之學而不自滿假如此其視以章句而誇許於功名之場者爲何如哉余竊以爲劉子無憂也易一卜筮書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後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後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復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何憂其無本而借天方以大其傳耶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

爲發明相爲補救而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機而富有其業
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共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
幸歟謹序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加一級王澤弘拜題

理 性 方 天 牌 纂

王
序

■

言心性無異於儒家言四元及天有九重合於歐羅巴之法蓋精研於程朱之理又緯以泰西之學遂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爲天方教中鉅作明末文體多詭言理者尤多支碎此書文筆昌明博大蓋康熙間景運方隆文明煥發而載筆之士皆知聖道所歸想見一時儒學之盛焉

同治丙寅歲仲春月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部院兼提督軍門喬松年閱畢題記

天方性理書序

古今來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底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涯岸而恍物視之不得其闡奧而膚淺視之日入於紛紜而百家諸子出惟董江都一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數語爲聖門指路爲盲昧點睛使天下後世之求道者得由正路以登精蘊之域而性理之面目茲開然諸家之見地不一尙不無異同之論佛氏來中國毀性理爲欲障而學者惑老氏起漢唐陷性理於精氣而聖學湮程朱救之于宋王陳復亂之於明歐羅巴人以技藝來亦言性理而議論贅瘤與吾儒不合要皆失于根底而故嘵嘵揉雜于其間也功名之士不暇於性命談理之徒不究其原委私臆橫胸浮辭漫紙致使先聖之儀制雖存而先聖之命脉幾息不大可痛與余於天方家之言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

吾儒爲詳不得于理者見于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兩義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底燎如指掌焉恍物膚淺之輩復能擬議於其中乎諸家橫肆之說當亦從此洗矣作是書者伊誰西方聖人創之于前羣賢宿學傳之于後白門劉子漢譯以授中國中國將於是書復窺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作也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劉子心胸何如遼闊功業何如久遠也海陽俞子持書問閱于余更乞一序卽以所管見者書之以告夫世之言性理者

康熙戊子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元正拜撰

天方性理圖說序

羲孔以來載道必以書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焉有宋周濂溪先生因爲之圖說蓋本於易之玄象也晦菴謂先生之學無以復加於此圖而陸氏子美子靜議之以爲其出於老子訖與晦菴不合至今爲聖學千古之異同而其所以始終不可合者一則疑其自葱嶺帶來是朱疑陸之惑於佛也一則以爲莫是學過禪來是陸亦疑朱之惑于佛也然朱陸兩家皆深於佛乘而朱子尤嶄然不爲所惑是佛氏之惑愚夫愚婦者淺而惑大賢亞聖之徒者深嶄然如朱子而猶幾幾其一溺也余獨喜天方之學與佛氏介介不相入而其論性理則深合乎周子然其學入中國千有餘年歷代聖王凡大一統之盛者皆已詳譯其書而無如其國之人皆真誠樸訥不欲立言以自廣或有之則又聱牙佶屈不能通中國之典暢彼此之懷也其爲方域所限耶其爲天時所拘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皆真誠樸訥守其道而不言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其天方經籍不能通中國

典章而不能有耶及見劉子介廉之圖說而乃知爲其學者之未嘗無人未嘗無書也亦視其人之學與不學學之苦與不苦耳 劉子蓋苦學精思人也棄生產而弗有棄功名而弗事棄百家術數而弗爲一志於學以之十年之力既精天方之理又通中國之書儂焉日有孳孳不能一刻暇豫嗟乎劉子亦何所利而爲之既自成一家言矣而習科舉者不知爲古文詞者不知卽稍知孔周之學者亦不知匪惟中國不知而天方之流寓於此者不知卽天方之奉教素篤者亦不知嗟乎不知何害不知然後見介廉之學真有合於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中國之自疑者不少矣不但爲科舉之學者本不事此卽文人學士不過曰文焉學焉而已亦不知此故周子圖說一出而宋之朱震疑之謂太極圖說本自陳希夷希夷傳之种放放傳之穆修幾陷於異端朱子雖極力湔說象山兄弟疑其無極二字頭上安頭而譏朱子爲禪則朱子亦幾陷于異端矣則是本之大易而傳之周穆者尙滄滄多餘論也今劉子之圖說其爲人之所不知也固宜雖然吾儒之學之

所異於異端者謂其公也。謂其實也。卽劉子言性本於天，則合乎儒者之公理。言道歸乎有則，合乎儒者之實學。夫私則爲異端，公則何害？虛則爲異端，實則何害？東海西海非大公而至實者乎？豈吾周子之圖，朱子之解，羣以無極爲端，而如鵝湖鹿洞至今傳疑也乎？獨可念者，劉子孑然一身，著書幾數十年，懷冊書數千里，篤志於道，而冬不爐，暑不扇，夏一葛，寒一裘，世之人皆以其不同於中國並文而不知其深合於中國之學。雖有澠川氏之激賞，而他人異同之見，猶不泯也。吾茲不暇言其底蘊，而姑以跡斷之。西域之異端佛也，劉子天方之說，大不合於佛。中國之異端老也，劉子天方之說，又大不合於老。劉子不逃楊，不歸墨，不逃佛，不歸老，而又止談性理，不言術數，則非吾儒而誰與？余故喜其合於周子序而傳之，將不得與洙泗之學並著天壤哉。

東陽俞楷陳芳氏撰

天方性理圖說序

天地內外皆眞一乎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感而遂通者其用也形而上形而下時行物生周而復始者其合體與用而醞釀於不息也儒者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其寂也太極其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之分著卽眞一之分著也滿山青黃碧綠莫非是這太極卽莫非是這眞一也覘吾人之視聽言動飲食色笑儼然俳場傀儡何莫非眞一提携歌唱也哉渠亦素識眞一之爲眞一矣然未嘗舉一言示人亦未嘗見一人可與言並亦未見世間有其書載其言尋梅踏雪驢背塵遊隨所適意而已婦軒獨坐抱膝長吟默識自解而已甲申夏避暑香雪樓劉子介廉持性理圖說謂予曰此眞一之譜也予駭之曰眞一烏乎譜曰不譜何以識眞一予曰何以譜曰天地理象譜之實性理圖說譜之文天地理象卽譜眞一也眞一固不外天地理象而爲眞一也予聞而喜取讀卒業曰是誠眞一之譜也夫亦予所欲言而子言之更有進者何由因告予廿載辛勤著筆顛末乃知介廉

好學深思人也冥思默契人也於無書不讀無學不通之後真一於冥冥中以眉端示之介廉遂以其眉端文以目睫上下之介廉遂以其目睫所上下之意文書成而真一之眉目燦然昭著於人世間矣或曰真一而有眉乎予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眉真一而有目乎予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目覽其書盡其意自能見之不須復於口頭說照也吁嘻天地上下四方何者非真一之眉目乎眉目之間示人深矣惟劉子獨能領略而文之劉子亦今古一奇人也哉今而後真一無眉矣無目矣盡取而寫之於其書矣圖者圖其眉目無容言者也文者文其眉目可以言者也善觀圖者觀其圖已知其文不必斤斤乎句分而字解之也圖卽文也善觀文者觀其文已會其圖不必眈眈乎對影而虎視之也文卽圖也或有得於其圖或有得於其文則卽是可以識真一卽可以識自己蓋自己亦真一之譜也真一化一大世界天地也化一小世界人也劉子合大小世界而一焉性理圖說也則觀劉子之書又可以知劉子矣今而後無須語真無須語自己無須語大

世界亦無須語小世界觀劉子之書一以貫通焉
康熙甲申季夏石城梁潘賞青和甫識